

醒
世
一
斑
錄

一班錄雜述六目錄

茅山記游

茅山古篆

華陽洞

象龍池

牛痘

太西水法

木牛流馬

八陣圖

異類同生

龍圖

大厦招災

火力甚大

取火漸巧

錫器有毒

游月宮

無往不復

口頭禪可惡

骷髏美女

鄭虎臣

飲冷知戒

月閨節氣支干

蜜蜂

野鳥大獸

九頭鳥

朱墳白鳥

虎

象

龜

名園感舊

良醫可敬

嶽地風俗

婚姻佳判

奇女子

奏對知體

四書改錯

賢者守經

貞烈女

重喪

黠鬼侮人

獎亦嗜古

賞鑑難憑

紅樓夢原稿

詩文不可爲據

粵東潮汐

中甸風土

行店欺詐

戒石

女兒酒

團練鄉勇

燒搶巨案

神火

妖人來擾

拐騙孩童

金價

銀錢貴賤

邊方錢弊

洋錢

米價

麥價

棉花價

貨殖貴賤

田價

各州縣田地蕩額

古今戶口

一斑錄雜述六

茅山記游

甲辰三月初八日舟發常熟過華蕩夜泊大灣

初九日早行過九里柵

柵山在西南岸內四里

午至無錫過黃埠墩適雨江

制府耆公英新放兩廣過此游人辟易夜泊洛社

初十日曉多船並發午至常州府東門上艤舟亭新篁綠緝十里

過西門又三十里奔牛鎮在望左轉入區擔河十里已暮泊東市

略有店鋪人居

十一日早行過蔣市及道墅橋向西路多曲又過利莊橋北郭里

等處共一百十里入清涪河泊三茅菴前

地屬金壇菴爲茅山元武宮下院河路至此漸

小再入二里至西陽鎮止菴旁居人僅數家東來香船皆泊此

十二日乘山轎西向山行里餘右顧西陽鎮甚邇又里餘穿許家

村有麓茶酒肆

又四里送子仙姑廟

小廟在荒山麓

又三里半山土地廟

路雖深入

山又而小廟尚在

迤邐上山

荒山濯濯拖岡有小松

三里登山脊元武宮在

西北山僅隔

殿宇高下一大道館也從山脊左轉南上

名老虎岡

行半里

右顧臨深下有山路屈曲

名十折

前又上陡坡二里登大茅峯頂有

廟曰頂宮

爲茅山最高峯

道院凡六

怡雲毓祥繞秀白雲儀鶴迎旭每歲三月初香火甚盛

遠望茅

山只青山一座登此四眺知大小峯巒凡百或高低聯屬或溪溝

間隔山足拖岡時已春暮絕無長林豐草邂逅吳君鑑堂

蘇南人與

同憩怡雲道院適有香會從東南上昇王靈官

小法

鼓樂雷動旗

幟電閃拜香人衆入廟喧闐少頃余等與會同不峯西會由大路

余等徑從十八折下繞華陽玉柱蓮壺三洞前而至元武宮此廟

大小略等穹窿若房舍精雅供奉美備則遠不迨道院凡十二

清虛

閣白雲閣傳經閣春臺閣含輝閣依雲閣竹石軒協贊齋劍光閣隱仙樓聚仙樓登雲閣有道會司

各院公舉爲一廟主

三年易換住後宮執掌玉印

俗稱元武宮曰印宮

其教亦同正一而與龍虎

山不相統屬

現任道會司李耕耘

余憩清虛閣

本院道士莊允春年六十三伊曾爲道會司故亦不道服

今其徒孫章樸齋住持此院廟遠市肆一切素品酒食並在廟自製承道士讓

臥樓與居其同來香客會衆并雜村婦近二百人草草同住清虛

閣

土人攜閭布與茶葉在山略買一二

十三日濃陰大衆皆下山余尙欲往二茅峯三茅峯以周游覽乘

橋由廟夾街上後山盤北二里至二茅峯下

頂有小廟

忽飛雨花遂取

道東下童山尙有野獐跳躍過前下山避雨許家村回船旋起坐

三茅菴遇鎮江客與談二十二年六月間伊處事相與嗟惻

十四日晴使從人攜壺具往三茅峯求龍

峯頂小廟上冬遭火道士搭草舍以居接待香

火給道士香錢二百於豢龍池取二十二龍以回方午卽返棹旣

夜亦行

十五日午過常州府入天寧寺

在東門外叢林新脩

夜泊賊墅擾

十六日午過石塘灣上有武廟花園華雅對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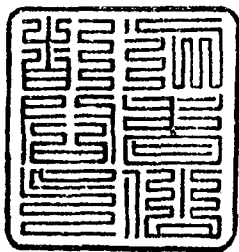
地靜雲山皆入古心恬魚鳥亦忘機

未刻至惠山舸艦縱橫士女雜還神會將至夜泊無錫東門外岸

有燈會觀者擁擠次日過許關由山塘回

茅山古篆

龍虎山正一真人玉璽其文雲篆曰陽平治都功印云是張道陵
傳下茅山道會司玉璽其文古篆曰九老仙都君印云是李斯小
篆志云此璽玉
色光潤隨時遞
變以昭靈異余
審之玉色青綠
未知其真能遞
變否姑爲摹繪
其文以俟識者



九老仙

都君印

華陽洞

華陽與玉柱蓬壺三洞同在元武宮山凹對面石壁下十數丈之內洞口皆窄小蓬壺洞口有書於石曰內有毒蛇華陽洞口有書於石曰內有深水不可入有題詠刊於石者多剝蝕難讀勉錄其一云吁嗟此洞天乃在人寰裏神仙不可窮勝游聊爾耳欵曰窺菴可見以茅山爲名勝古今所同也

句容縣志華陽洞內東西四十五里南北三十五里四郭上下石皆空懸百七十丈四方交通五門闔關康熙四十四年

聖祖南巡御書第八洞天四字賜茅山懸掛誠以此洞空曠遼闊非尋常山洞可比也然余視茅山全勢不及三十里乃中空反

遇之殆已入於地下乎 凡山洞皆深入地下上古地水沸騰由
此出也故洞中上下兩旁被水激蝕盡同湖石玲瓏人之入也遇
水必厲揭遇隘必匍匐遇上下必俯仰鑽緣且處處須標記否則
洞罅混亂出必路迷其石勢架空亦無足異架空而至數十里盤
盤囹圄等於蜂房水渦則罕邁矣然究亦不足異也若洞中石脂
懸注略涉形似卽以名之愈不足異在洞語言聲音洪亮則大異
中亦然也其深入地腹必無底可窮漫以爲仙真所居神龍潛伏
不亦愚乎

象龍池

三茅峯頂有小廟南向前有平坡數丈旁有源泉一泓廣等一舟

巨石上掩日光少到長白楊一叢根扶疎於水中有水蟲藏匿形同守宮大亦相等四足一尾黑色滑膩如蝦蟆尾圓立如鰾腹及尾下色赤如硃相聯屬前兩足皆四爪後兩足皆五爪咸目爲龍名其泉爲豢龍池并神其說謂置龍盎缶雖蓋藏謹嚴攜下過半山土地廟則龍必隱去歸山矣句容縣志宋大中祥符間眞宗敕取龍子有御製歌送還山在眞宗時東封西祀所在粉飾茲亦宜然而好事者據此遂以龍之靈異爲有本余難與衆人辨惑惟將名爲龍者攜回二十餘尾其有爪能緣扒且乘身溼能貼腹於盎缶之旁從而越去者有之潛逃已久復獲於牆隅溝隙者亦有之或不耐禁制歷久而自斃者亦有之以云隱去實無是事也古有

篆龍氏其如是耶付之一笑

宜興縣南門外四十里龍池山
上龍池中亦有此物亦名爲龍

茅志雷平篆龍二池

一在二茅峯
一在三茅峯

並有小龍游泳其中或取之

出山雖緘閉於器皿中皆潛失焉宋眞宗遣中使任文慶醮祭
名山爲民祈福文慶禱取一龍來獻因將二龍以行中途風雨
果失其一持一龍至闕下細視其形誠有可異爲歌以紀之

俚淺不似宋代
氣體故不錄

牛痘

人生必出痘一次種而出者不雜時疾痘必較輕故俗例孩童必
延痘科種痘余至茅山見句容縣官出曉諭禁止民間私自種痘
凡種痘縣城當官設局有醫學訓導主之以牛痘爲苗牛痘乃小

牛所出之痘視小牛眼眶有痘粒者卽是其家報者賞錢一千但取痘苗無損於牛以種嬰孩之痘百不失一不受分文酬謝若有私種之徒在鄉招搖撞騙以悞孩童者立拿究治報信者亦賞錢一千拿獲者賞錢二千此事罕聞特誌之

太西水法

熊三拔太西人明萬歷年來中土其地人心精巧於一切事物之理頗能鉤深致遠故有所製造皆他方所不逮著有太西水法一卷其屏水有龍尾車者形如大木桶而長過丈中具機巧人爲旋轉則水逆而上道光十四年本地開白茆河郡中發下神仙車卽太西法也試之機雖巧而終藉人力且製造匪易儻有損傷修葺

爲難不如當地水車爲便易然其巧妙實大過人不可概沒也至云天下之水皆應月成潮海洋廣大故潮大池沼狹小其潮甚微故人不及覺然洞庭鄱陽諸巨澤何竟無尺寸之潮乎似三拔格物尙未精當其說並不足爲據

道光十六年清江浦治河需厚水之具購得龍尾車法式謂可以自爲運動製成爲用藉以省河上工費不少也於時制軍陶設局費化宮費及三千金成之車大四五抱扛擡需百夫壞牆垣以出試於池沼立刻告涸然運轉甚重推挽亦必多人乃纔試一二而關鍵已壞然卽不壞亦全資人力非果能自爲行運也卒歸廢棄焉

木牛流馬

武鄉侯木牛流馬千古奇器傳疑傳信未有能知其究竟者余謂製造雖巧必無自能行運之理使果有其事當時工匠豈有不傳其法於後者哉或曰木牛流馬乃山行小車下山挽之如順水推舟自蜀中運糧至漢中皆下多上少連雲之棧山雖險而路似平坡故可用也

八陣圖

古人善用兵者何嘗講八門生死之利鈍武鄉侯王佐才干戈征討已小用之豈有講鬼神方術之理方術皆涉妖妄君子不爲今人追說八陣圖以唐詩爲據余前從川江過夔州府舟人指江干石子數堆爲

證全無靈應此與石壁上兵書辰沅溪邊與川江邊石壁同一妄也

異類同生

虎生三子中有一豹如果有其事豹與虎猶同類也陝西山谷鳥鼠同穴雖不同類而田鼠化鴛鴦化田鼠理猶近也乃東園友聞云鵬生三子中有一狗飼之用獵鵬上飛狗下走所逐同至曰鷹背狗則天下安有是理哉趙雲崧簪曝雜記云兔生鷹窠中余前噉之由此以觀余謂其迂腐彼豈不笑我寡聞乎

龍圖

道光二十四年七月八日無錫洛社西三里地名嚴港有白龍與

火龍鬪狂風甚雨中忽有火燒棉花行數家壞民居人與物有被
擗而墮者

大厦招災

蘇州府堂屢燬於火致柱椽並塗離黃故名黃堂杭州雲林寺

卽靈

寺大殿自宋至今亦屢燬於火雷峯神尼兩塔亦然近六和塔又

因燈而燬矣蘇城北寺塔最大

木尺圍二十丈自平地至第九層高亦二十丈再上至頂又六七丈

明正德壬申五月六日有火自空飛來流爲烏延燒及塔後之脩

治不知其幾矣今則重新於潘氏也我邑三塔方塔在城內東偏

乾隆十一年中秋王克明點塔燈不戒於火而災塔心木倒摧大

殿正梁梅李鎮離城三十六里尙聞其響克明費三千金貽修一

新後漸頽壞嘉慶十三年重修未竟而止今已圯裂堪虞無人問
及也東郭新塔道光三年修治尙整梅李塔道光九年十月三日
火燒三層至今亦未修葺以故虎邱塔七層外簷有柱中無木梯
層板若金陵報恩塔九級全用綠琉璃磚瓦建成內外上下無一
木支持而嘉慶間又爲雷火擊壞若蘇城盤門內開元寺有無梁
殿樓上下皆五間純以磚砌簷瓴椽桷細巧盡妙天下無雙
塔建平地者治基時無不極力經營而及後無不欹側若浴海沙
土并不能建塔

火力甚大

火力猛狠不獨鎗炮然也人家失火延燒箱櫃火氣穿突遠至四

五丈俗稱火銃若房戶門窗內閉火氣中膨人從外推之不能啓
勉力得啓火隨氣出人爲之傷故西洋船製機軸如風車格式拘
火力使旋軸頭外出船腰裝輪棹水船行甚捷同踏車船

取火漸巧

上古茹毛飲血不知有火自燧人立教鑽木之用宏焉然唐以後
不聞鑽燧殆已知聚太陽之光激金石之性並能致火乎乃有明
一代已利用火鎗禦敵而戚少保記効新書持火鎗者需他人點
放是猶未知後之製也今人劈麻骨染石黃於尖乞火至便名取
火又名夜光昨見有名洋木者劈細條染藥於端用畫於木石之
上卽得碧火如豆更有紙爆含機擲於地而發響人心歷久愈巧

如是

錫器有毒

錫壺貯燒酒有毒若久貯或經日曬飲之能殺人若便壺用錫本已有毒更或悶曬而使毒氣蘊結於中須用冷水滌之至再方可用不然受其毒成瘡疥不可不慎

游月宮

世傳明皇游月宮乃爲術士迷罔非真有月宮可游也或者又謂并非迷罔直使之夢游耳然能使一人有是夢豈不能使數人同有是夢若有所欲爲而使數人同有是夢又必受其惑而莫知返矣妖術難防人其察之

凡入夢未嘗無知而不能思余以爲世人行事多倂倂若夢吾身在道如魚在水游行自得而不自知其爲道也吾行悖道如魚脫水涸轍難安而亦不自知其道在何所也苟能細心思之醒卻紅塵之夢自必異於庸衆而可希於豪傑矣不然卽未有妖術之惑而臧固未解也

無往不復

人左手順者舉箸持刀並以左余家男女上下亦有數人若左手能書法者惟見董浜新市醫士陳杏田能揮筆開方伊亦能詩偕同人刻有忘年集因問余所云大地之面自西旋東故牛馬負犂與人轉磨並從右然人右手順者何故持筆圈詩文則又必從左

圈轉余曰此無往不復之理也卽君左手順者數十人中或得一人與人髮頂有右旋亦有左旋非無定相也胥復之故耳

口頭禪可惡

飛來峯旣可飛來何不飛去曰一動不如一靜佛亦念佛曰求人不如求己似真能參透禪機而有是言也余無以答旋以魯論一言折之曰是故惡夫佞者

骷髏美女

或見畫鋪畫一美女與一骷髏並倚以示美女卽骷髏之幻形骷髏實美女之歸宿喚醒愚夫余曰人貴近情不可忘情學貴節性不可滅性以骷髏視美女是忘情滅性也聖賢所必斥也

鄭虎臣

吾蔡陽鄭氏在宋世兩著奇節神宗用王安石新法天下怨憤致亢旱不雨時有鄭俠陳書請去新法帝爲感動欲罷之立致大雨後南宋偏安之業全壞於賈似道及似道放循州又有鄭虎臣爲天下殺賈似道其忠義之氣非常也是宜寬其不奉朝命之咎俾帶罪立功爲當況窮焉傾覆之際忠義之士得一爲難乃秉政無人拘常法斃之於獄故雖有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等竭力効忠而國事終莫可挽回也

飲冷知戒

五月炎蒸人多飲井水以快口腹但須注水於盥審視無蟲方可

若誤吞螞蝗之子在腹長大必病腹痛或竟至於死醫家不及察
見嘗汲井泉注盥見有螞蝗子三細如芥粒並一伸一縮浮沉隨
水旋轉余指以戒人此物軟滑細小入口必不能覺而入腹必不
能化因念曾有數人好飲井水患腹痛死職是故耶太倉黃篆文
館余家述其鄰某患腹痛死將殮忽有螞蝗太倉曰牛蝗長數寸透尸
胸出又昔余在滇寓昭通府城黑神廟貴州會館朝夕與訓蒙周子談
云其家在貴州遵義府有少年好飲冷水螞蝗入腹旋上攻頭而
居鼻管膜中多年時作痛癢及娶婦設筵席恣飲雞肉湯忽螞蝗
頭出鼻管內指探得一抽去之此百難得一耳

月閏節氣支干

月大小元年與六十二年相似

若六十二年有閏則其二月與前正月同也

凡七百六

十七個月而周元旦天干亦同地支則相衝

如元年元旦甲子則六十二年元旦甲午

節氣後早五日少四刻有差

閏月元年與二十年略相似

所差不多

天干地支本年元旦同前九年二月十五日共九十七月計二千

八百八十日六十花甲子輪四十八周

節氣元年甲子日立春則九年丙午日立春天干後二日地支取

相衝

二十四個節氣皆如是

今癸卯年正月初六日立春建本悞刊初七日

非推算之咎

蜜蜂

蜂類至多均尾藏辛螫獨蜜蜂一種能釀蜜明太祖時有蜂丈人太祖咨以養蜂之道對曰多取其蜜則蜂易敗少取其蜜則蜂必盛是多取者少取而少取者多取也蓋江南斂重以諷諫焉 蜜蜂喜暖惡寒故閩廣極盛江南冬寒已需保護北方則保護不易然遼陽宣古塔地極寒冽而蜜蜂亦有之

野鳥大獸

豪豬孔雀每自江湖攜至道光六年有大黑鳥可三四十觔喙如鸚鵡短足利爪頸近首處有二三寸一段無羽毛云雷公鳥 乾隆時曾來一豹連柙昇至觸其怒聲略同虎 嘉慶年又昇來一虎或輿以豬首遙見卽掀播欲得投柙則銜而聲哮似能連骨吞

噉者

道光七年四月有攜鼯二養大木盆淺水中

大者長四五尺小者二三

尺

四足一尾形同蜥蜴腹大如蟾滿身軟甲紋類龜腹背上硬甲

三路如著甲魚

即鱗鯉魚

尾上削如魚脊下平闊二三寸漸狹至尾梢

而尖四足並具五指中三指並有爪眼上眉骨突起硬甲睛黃瞳與貓似如豆如線因時遞變口吻如蝦蟆不噉人

今壬寅十一月牽至一熊身大倍荏犬豕黑毛濃厚小眼大耳廣額尖喙前掌不類人手後足頗似人足股短臃腫立則高人一首作人行遲鈍膝曲向前可如人坐胸前橫生白毛一路闊尺長二三寸馴擾不思奔逸與糕餅則張口而人投之擲以柑橘葶薺等物稍遠伸足鉤得食之迫使作聲唔哩略近於豕殆豬熊也余前

見小熊至冬而蟄今正冬令而此熊不蟄將以咨博物者

九頭鳥

爾雅有鵠廉鵠文選有奇鵠九頭

卽用爾雅典故

後世遂援以作據謂天

下真有九頭鳥殊不知古書所傳並不察真僞直至千載以訛傳

訛如故也以余所知其昏夜飛鳴者乃一羣小鳥大等菜花鵠

餘

三四月菜花開時羣飛而至海灘以類爲招日得盈千

名鬼車鳥海上山中則白日飛鳴人

所習見何嘗一鳥九頭若川黔深山老林怪鳥不一余偶經其地亦曾留心咨度並云未見則何處復有九頭鳥乎

朱墳白鳥

羽族鴈之屬其類頗多最大者曰鴈曰海東青關東回疆有之參

養能捕一切野獸最小者曰鷓祇能捕雀其中者曰鷹能捕雉兔
野者曰老鷹在山食鳥雀及松鼠小猴人居在山小雞小貓小豬
羊或被攫去余昔在滇見摩天者自深山出恆以千計鳥雀宜無
餘賸而當地鳥雀又甚蕃也余鄉近海濱更有馴養鵠鵝者大與
鷹等另一種也云來自紫雲山未馴者夜不使寐經月漸馴用以
捕靈雞掘鱖淘鷺諸大鳥或不迨以捕青鵠黃鵠白鷄其長技也
當春二三月諸鳥羣飛過天放鵠鵝擒之飄飄下墮游於江湖者
調於鼎鼐矣然此等野鳥多不過十數成羣耳乃今於辛丑壬寅
兩歲壩身路沈市東一里朱家大墳方中秋前後五六十日每日
將暮白鷄必四集而棲不可計數墳樹固茂密而高挺長松千尺

如萬樹白玉蘭花盛開真奇觀也間有自相爭鬪墮而爲人得者衆以爲神不敢力捕觀者四集亦不畏避至天明四散莫知所止矣是鳥長喙長頸長腳似鶴而無朱頂似鸞鷟較大而首無拖翎嘗至焦山見有巢於層巖樹上者不謂偶然翔集其多若斯

虎

余鄉迹遠山林而二百年來虎會兩至前至在康熙時未得其詳惟乾隆二十四年麥黃甫過東周市北海塘外辰巳之交淡日中突見一虎緩步於大路意是田家小黃牛逸出或持竹竿攔之虎振尾一吼聲似水車忽轉卽奔匿陳氏後竹園中

陳氏四兄弟並游庠次名嘉濟

乾隆末訓

棠余家一鄉震駭或至陳家啓北牖覘之虎伏地近在二丈有

膽者投以磚石不爲動取周市質庫警夜竹烏鎗寶鐵子擊之虎
怒起嘯場圃風生闌倒兩竹一躍高出樹杪越河落對岸人家竹
園仍伏畏日光也湧幢小品謂虎豹一躍六丈推此可信旋鏢聲
全至虎奔匿海塘人莫敢近有力士秦三牯牛者伊曾路遇逃繫
牯牛直前相觸秦兩手持其兩角力足與敵因得此名時爲鄉衆
所激不得已持十六觔棗木棍跡至虎所虎出受二棍爪著於肩
而秦仆後一手
痿廢虎又奔匿他所夜食鄉中一犬次早北城人攜雀
籠登陴遙見外濠有泳於水若一犬然過濠一躍上城驚知是虎
奔報武衛守備率兵逐捕虎已上虞山門在月城甬旋躍城出而
上山兵衆縋城尾之時行時止莫之敢撓薄暮至劍門虎入石窟

既昏有兵某恃膽往探見暗中如雙炬然其雙睛也卽發一鎗虎
大吼山石皆震然不見其出旋再探無所見直待天曉某操刀率
衆入陡見虎上懸石罈蓋死已久矣大喜過望鉤下昇入城徧詣
官紳獻功某得食馬糧終老

象

高宗純皇帝八旬萬壽

乾隆五十五年八月十三日

南夷接踵來朝貢象不一

有母象懷孕至滇省城產一小象如驢觀者湧塞母象怒而走出
市中遮檐屋角如摧枯拉朽象奴急趕上攔回比登程北上小象
行遠而鳴母象鼻捲上背負之而前其過橋梁必先以鼻試鼻按
不動過必無妨督衙前大石板下水流汨汨被試立折其食竹枝

稻柴悉資鼻捲拭去泥沙而入於口飲水亦先以鼻吸彎轉入口
飲之省中賣水者大桶貯水店口象過鼻一抹而涸有饋桶梨亦
先資鼻貯而入於口以頸不能轉側下俯故也其四足臃腫直立
後腿灣曲向前與牛馬異身高約丈大可十倍於牛小眼大耳兩
牙前出五六尺鼻從中掛舒捲伸縮惟意所欲然鼻皆脆骨苟有
所傷卽死不救但畏獅若虎豹熊羆力皆可勝生長南方暖地強
使北行實失其性多有斃於中途者其死直立不仆過湖北死於
荆門州者尤
多至京師馴養食祿冬寒栗烈製衣禦之朝會則供儀仗喻意通
靈出人意表夏浴巨川性發牝牡交於深淵不令人見亦無孕者

龍

鼃之至大者能吞噬人畜羣聚可以潰河隄湖岸惡物也杭城百
獅池大鼃背廣尋丈石岸爲制非能馴也道光二十五年正月市
得一鼃重七十五觔越日解而烹之先臠其肉入湯煮復撈置冷
水氣頗腥惡瀝乾以次入油鍋爆過分三大鑊加好黃酒蔥薑苗
香花椒馨聞四鄰將爛加醬油甜醬白糖味與鼃同而皮肉肥厚
美勝於鼃其肝血腥不堪食腸亦不佳相傳腸爲佳品妄也又聞
其肉懸掛地長到地今於未烹時試之不驗後驗其叢多癢知傷
於疥者非一次也得於小東門魚肆云其裙原有鐵牌去而貨之
論價時行主陳某並無疾病至夜猝病死此適逢其會耳蠢茲水
族宜供刀俎庸有晦乎

名園感舊

寺廟之盛莫過杭州園庭之盛莫過揚州康熙乾隆百有餘年離
商殷富窮極土木相競勝今十不存一矣獨我蘇獅子林湖石玲
瓏架空穿洞盤旋上下往復迴環閱元明四五百年如舊石洞上
頂數尺之土白皮松藉以滋長大可盈抱余少時見松漸枯死今
再種者又拱矣滄浪亭亦我蘇名勝屢經修葺故得常存嘉慶十
五年與周子遠香司馬君香巖等由紫陽書院往游並有題詠姑
爲效顰云聞道滄浪好乘春結伴游清流存一曲古蹟已千秋岸
柳無邊綠山亭盡日幽行吟人共返回想復情留今諸君久作古
人矣 邑東郭三里翁闔大司寇叔元公別業也臺池花木良多

勝槩有旱船十二桂軒尤佳近百年來已久歸蘇氏道光五年蘇葉封桐與其子奎昭同游庠余往訪盤桓有賀君喬梓皆新貴愧我桑榆托舊交句越十餘載再往則屋宇頽廢園地可墾者盡成田塍餘皆蔓草荒蕪游人無問津者余因有燕不世情歸舊主花還古道戀荒村句蓋寓感也紅豆村莊昔爲錢氏業今將二百載地名羅馬村又名芙蓉莊石橋面已去僅存下三圈東南十數丈有土地廟紅豆樹在橋西北徐家茅屋後大一抱餘云已是旁枝再起非原本也皮色似榆葉似槐小滿節初滋嫩芽花不歲有若有在芒種後開昔日歌樓舞館今破瓦頽垣亦不可覓矣

良醫可敬

人逢厄運癘疾本不難治而庸醫悞之若命當無事證已危迫而良醫濟之乾隆中蘇城葉天士負盛名先祖立齋公年高資調理以便之郡往訪之門庭恒赫生徒踰濟待命就診者以次進天士意氣驕矜任談世故似無意於醫者先祖雖承另眼然略與按脈卽喝養榮湯侍者書方授之歸服數劑體愈不慊而止惟我鄉梅李鎮有王敬亭者精醫理遠近疾病多藉補救而尤以傷寒爲擅能乾隆四十九年族侄履義病傷寒雜治罔效越十餘日神昏譫語似將憊敬亭至曰幸尙蚤兩時緩無及矣急投竹葉石膏湯卽神倦而寐越一時甦神氣已清體亦大適共欽其技之神也邑陳航黃亦醫家也患傷寒不克自主同人顧問皆惶惑漸至束手敬

亭曰是實無難何邑無人也但君受人酬謝多矣盡分潤焉然亦祇四十千可就黃醫饒於財如數予之藥下咽不半日而疾解余家知數某與伴食不嘗雞告以手有瘡疥外治多方未效也敬亭視之曰外科弗能治盍試以內科予一方服五劑前痂結脫後不復滋他日晤謝詢之曰此陽明溼熱也清之自痊外治胡爲同時稍後梅李鎮又有外科陳顯嘉者見證從無錯悞鍼刀藥餌奏效實多及門多士咸受指南嘉慶初目已雙瞽手之所及與視不異熟能生巧矣今兩家子弟咸食舊德鄉里尙賴之

徽地風俗

徽俗重地利尤信孤虛旺相之說故既定吉壤而空葬再羈歲月

者不少也又尙吵親喧譁擾攘以爲合卺之常態有女子力本兼人幼習拳勇不堪衆擾免冠解帔揮拳禦侮莫不披靡蓋未行覲見之文親族固所不識旣吵親不拘禮節又焉能咎新人之不循婦道乎時適有卜葬於附近者擇吉同此時日正欲下窆聞譁急止謂犯大將軍也停棺於墓直待兩載俟此婦生子乃敢封爲馬鬣

婚姻佳判

劫親陋俗今昔共有村舍締姻男家急欲得婦女家或故難之因勾結當地無賴猝至女家壻一指揮衆卽相助搶女入轎擡回成禮聞有壻未識女面悞將學織鄰女劫奪女雖力辨衆以爲飾詞

不理強迫成婚訟於官官以習書經中式訊鄰女亦未字因判古
時釐降二女本可同夫著並嫁完案此深於書而以書教乎 又
有兩家同日迎娶輿夫爭轎挾忿及迎婦各歸途遇廝打追逐睽
亂好事者乘昏暮將兩轎互爲易地轎本相似不知其悞直至入
宅合卺隨從婦女啓幃慰問方驚其非兩家相去七八里夫婦雖
未同宿卻已成禮急訟於官官以習詩經中式詢問媒妁似可通
融因判天作之合著將妝奩調正完案此深於詩而以詩教乎兩
事近於古之以經義斷獄者何不謀而合也

奇女子

人事有迫於無可如何者未可拘常禮而自悞太湖婦女亦習操

舟乘風破浪視爲固常近有內地迎婦湖中者用金闔華艦回至湖半狂飈陡作衆惶怖無措忽新婦急卸冠袍振臂出令舟子以長綆縛舟中物投水而拖繫於艖舟卽不橫并爲把舵乘順風姑收他港雖稍繞遠趕泊家門廟臺演劇方團圓夜未央也賓朋滿座謂新婦尙未于歸而家衆迎鸞已叨再生之庇咸驚喜傳爲異事又有甲女自幼字於乙及長父母俱亡兩兄廢墜遺業漫索厚聘標梅已賦姻事無期女知壻讀書應小試奉寡母居家無多人因托燒香出與夫卽熟悉近鄰回途經僻靜處令轎暫停將私憾告之亦共抱不平乃問乙家所在造焉入門見母女問曰此卽我姑否我是甲家女姑之媳也我兄無良豈有男大不婚女長不

嫁者我今燒香回特來省姑母出不意姑延之坐女曰女子定姻
卽無更改我生爲乙家人死爲乙家鬼姑在何所我卽隨姑住何
所我不歸兩兄家矣令將羈中隨帶所有奉姑收藏輿夫亦爲說
合卽尋壻歸成其伉儷壻適會文某家題是不親迎則得妻必親
迎乎館師課習六壬命題實出無心而衆發大噱六壬之名由是
噪

奏對知體

乾隆四十五年各省大員進京恭祝

高宗純皇帝七旬萬壽先數日有某公入見問年對曰臣年七十
上笑曰與朕同年對曰臣犬馬之齒不敢比南山之壽又有某公

入見 上問爾父亦曾做官今在家年幾何矣對曰臣父年七十
上亦曰與朕同年對曰臣父杖國之榮那敢比千春之慶

歸公景照從浙臬陞見 上問出身對曰臣捐職主簿從直隸永
定河工出身 上曰如今永定河工有一盤總帳爾能算否對以
不能 上笑曰爾既在此出身安見爾不能算對曰臣就使稍知
一二在君父面前不敢自誇

錢公鋆任川藩時金川平定軍需局銷算忙迫尙有八百萬不知
如何開銷因大功既成奉 恩旨寬免及六十年公之子受椿從
閩臬陞廣西藩司陞見時和坤用事 上首問爾父親虧空八百
萬的對曰臣家有絲毫家產留存總是 皇上恩典又問閩省有

虧空否對曰臣臬職專司刑名屬下虧空非臣所能知此等奏對均爲知體

四書改錯

毛奇齡博覽羣書精考典故有足多者而其駁四書朱注則於是非頗多顛倒如傳不習乎曾子自必謂孔子傳於吾故以不習日省吾身乃謂吾於孔子當言受吾於吾弟子乃可言傳何也三思而後行自必謂多思則私意起乃必謂多思極善人所難能何也天命天也天何言哉獲罪於天一切天字實指自然之理言執一理字駁之又何也孔子重管仲一匡天下之功姑寬其忘君事仇之罪必謂不可以垂教萬世宰我欲短喪幾動孔子之怒後世亦

人共非之而反謂三年本屬太久是并將聖經亦駁豈非拂人之性惟朱注太王陰有翦商之志則謬然所駁亦不自毛始也孔門重德而於桓公之霸反重功蓋一匡天下衰周重賴之故非仁而轉許爲仁有虞龍甫之士或未可與權

袁淋邵淵耀言大學明德新民自屬兩事若止於至善卽明德新民之事也或未可分作三綱領又論語吾恐季孫之憂在蕭牆之內應是謂家臣悖叛如實以哀公以越伐魯似欲季孫防魯君也孔子之意或未必然毛駁朱注不遺餘力反未及此

賢者守經

爲君子者不患不忠不孝所患愚忠愚孝項羽得太公呂后遺漢

王書曰而不卽下烹而翁矣答之曰吾翁卽而翁幸分我一盃羹
漢王豈竟無父子情哉蓋事至無可如何必須僞作無情爲上計
故賴以全不然亦不過如伍尙能死耳曷足貴乎然項羽不殺足
徵英雄之略取天下而徒殺人父何爲且留雌雉後或滅劉計亦
深遠歷代名賢論此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豈非賢者守經
先主取蜀明知劉璋必不能守使亦爲漢賊兼併漢事愈不可爲
矣故假以滅虢之計取之雖失信義而勢不能已也不然伏龍鳳
雛皆聖賢也不爲阻而爲助亦何情哉宋蘇東坡曰先主一生信
義獨此事失之余以爲英雄生知後儒論古且不能學知

貞烈女

女子貞烈高下亦無一定惟以死無貳以死不辱雖貧寒小戶其志終可憫可嘉北水門外壽帶橋頭有曹姓女自幼聯姻昭邑縣胥之子某及長某所爲無狀迷遠地不回女年逾二十父已早亡其母爲別字楊尖朱姓在舅家出帖慮女知也而女已知卽自經時道光十七八年也 我張市奚祥寶編戶民也女名秀貞年十七市棍徒其姿屢調不得一日乘閒強犯之秀貞厲聲號棍逃去其母陳氏回見門首多人喧論而室內房門緊閉扣女不應壞戶入女已懸於梁矣解救已死時道光二十三年八月十九日也衆欲爲鳴官鄰里懼累勸阻時祥寶已死陳無可如何竟聽勸而止嗚呼秀貞一孱弱女子耳遭強暴以死自明乃狂且漏網冤仇莫

雪君子聞之有餘憾焉並書兩事以闡幽光也可

重喪

世俗謂人死有重喪之日此道士妄言也其云正月七月逢庚戌日二月八月乙辛日四月十月丙午日五月十一月丁癸日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戊己日人於此數日死者百日中或親或戚必又死一人

俗例人死次日遇重喪則入殮故早故遲

此言曷足信哉然運當否塞

雖荒唐謬悠之說有或

者余家滎陽鄭氏歷稽百餘年來康熙

五十九年八月十六日曾祖母鄒氏歿二十二日二伯祖龍友公亦歿乾隆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六叔祖謁翠公歿次年正月二十三日叔祖母沈氏亦歿三十三年二月十三日嫡祖母吳

氏歿四月十八日嫡母吳氏亦歿六十年二月初三日生祖母李氏歿初九日同居從兄裴伯亦歿嘉慶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繼母吳氏歿三月十二日四弟婦呂氏亦歿道光元年六月二十一日余岳丈陳文謨歿七月十七日余妻陳氏亦歿九年三月十五日庶母陸氏歿四月初九日父雨亭公亦歿一門中彰彰如是戚屬如舅家吳氏與姨家司馬氏並居老吳市東街夙傳詩禮門望家道亦相埒前事不及知惟自道光元年二月十六日舅家表弟平卿歿新入洋未娶二十一日姨家表弟蘭洲亦歿好秀才七年八月十七日母姑席氏歿十八日舅家姪孫蔚申亦歿廩膳生十八年八月十一日舅吳桂山歿十月初七日姨家表弟香巖亦歿卽蘭洲兄亦好秀才

有爲有守 一門棧棟 司馬氏妯娌寡守潦倒難堪二十三年三月十二日舅

家姪孫月泉歿二十九日其父文漢亦歿方共歎老成彫謝而二

十六年七月十六日司馬惠官十四歲猝以病歿司馬氏僅存香

惠官俊秀偶儻較優於兄方共危重喪有例忽於八月初七日吳吟香亦歿吟

與其弟子昇皆好秀才人品亦方正與舅家表弟兄同居一宅見心已遷居入城人謂藉以逃當地災晦則吾不敢信也 老

吳市東街衰敗零落於斯爲極氣運乎風水乎豈風鑑星命之士所能知哉惟目爲偶然則迂矣然計死喪之日其支干並不如道士所云也

黠鬼侮人

鐵圍山叢談任宗堯字子高名家子仕至典樂後贈觀察使多藝

能宋徽宗末從尚書王誼中書舍人張邦昌使高麗爲上節至四
明放洋不十日忽傳副使船壞始宗堯將登舟寄所齎玩好琴書
於相識故人家至是相與嗟歎一旦故人女暴病神昏妄語爲宗
堯鬼訴曰我所以涉鯨波萬里者本希尺寸賞不謂葬於魚腹故
人念乎所有三琴實平生愛賞其上者可歸之我家中者亦奇古
當奉故人下者可與某又言箚中物歷歷分區不遺毫髮其故人
駭惻爲奠哭自是四明一郡並信使者歿於海矣而宗堯自高麗
歸一舟上下皆無恙方知人心疑信每易爲黠鬼侮弄此可補正
編鬼神因人爲靈故錄而著之

弊亦嗜古

行營雜錄府尹承當路旨造言污蠟歐陽文忠公旋得白猶坐以甥女張氏匭具買田作歐陽戶名出知滁州夫以他人產業立己戶名以納賦稅是後世包攬之弊也可知此弊亦頗嗜古

賞鑑難憑

人之嗜古須防貽笑紀文達公至塞外見有古碑未經摩挲字蹟雕琢如新從而搨下賞鑑家以爲翻刻有武弁將木板仿照刻成灑火藥於面燒之使去其鋒稜然後搨下賞鑑家以爲此真原本何顛倒乃爾又有畫方僅尺澹墨掃成煙波浩渺氣象中漾扁舟舟中坐一女子又一女子爲之搖觴並有恬靜安閒之致上有詩云沙鷗同住水雲鄉不記荷花幾度香可笑麻姑太多事猶知

人世有滄桑跋曰畫中人自畫并題賞鑑者擬議莫定余未見此
畫姑倩能詩畫者如所云摹仿成之加題二絕於上曰可是江鄉
景物佳佳人偕隱水無涯朝朝搖艫芙蕖裏一任花香上鬢釵雙
雙姊妹泛春谿前望桃源路欲迷不與世人通一語自描小樣自
家題款嫁前人之名以待賞鑑旋有士相訪見之曰仙姬逃世偶
遺片畫於人間君效他人之尤作此狡獪卽可以欺世其可以欺
畫中人乎相與一笑

紅樓夢原稿

紅樓夢末傳瀟湘妃子詩四句曰盃酒自澆蘇小墓可知妾是意
中人又曰人間亦有痴於我何必傷心是小青誠哉佳句惜兩不

成首也曾於所知家見有紅樓夢抄本十餘本中多刪改意是原稿雖已不全而末本完善姑翻末頁觀之詩曰偶攜女伴到湖濱尋徧芳原總是春直去改西冷橋畔暫逡巡羅襪凌波染麴塵成上一首又曰柳滿長隄花滿汀晨粧空自妒娉婷直去改宴罷歸來月一庭情懷無限訴誰聽成下一首刊本皆略去愈見藏蓄含情殆亦幾費躊躇也

詩文不可爲據

詩文寄興類不顧其事之有無駱賓王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句佳矣而靈隱寺羣山環繞江湖在重山之外何云門對滄海在二百里外焉得樓觀蘇文忠公豈不知黃州非周瑜破曹操處曹操

舳舻千里並在武昌府西歐陽文忠公豈不知瓊滁無山赤壁醉翁亭三賦千古傑作而語皆不實卽舟人夜語覺潮生漢陽附近江潮豈能遠至詩文若此最多並不可援以爲據

今人刊詩稿一帙中必有聞杜鵑啼一首是借其名以博雅人深致耳伊知杜鵑爲何鳥乎卽杜鵑枝上月三更杜鵑啼血猿哀鳴唐人亦因有望帝子規之說引作詩料初不考其物之有無也今鳥形同喫刺蝟之鵲四五月農忙時來其鳴曰鬼鬼鬼谷入夜不已口或吐血備查

粵東潮汐

海門諺曰初一十五水上日午與福州府同初一日潮寅末長巳末消汐申末長亥末消春潮大於寅卯辰夏潮大於巳午未秋潮大於

申酉戌冬潮大於亥子丑 皇華記聞亦有粵海潮

瓊海潮晝夜惟一汛半月潮長則東流半月潮消則西流 焦氏

說枯瓊海潮望前東流望後西流 讀書記數略瓊海潮兩流半

月東流半月西流

余未至瓊姑錄以備考核然恐諸書彼此勦襲以訛傳訛也

中甸風土

中甸維西本西藏地乾隆中土地日闢遂以兩地並屬於滇麗江

府中甸去府五站同知駐焉

武職有都司千總

當地有土守備二土千總

入聽夷人詞訟爲同知所屬其地多寒少暑五月尙飄雪霰六月

尙衣綿裘冬雪未厚有緊急公務土官差人開路尙可藉當地毛

牛力若雪厚路封行人斷絕矣 風俗信佛教重喇嘛凡寺廟俱喇嘛居焉

有金廠一每年額課黃金十二兩每日收沙金六七錢合計一歲可得沙金二百餘兩每沙金二兩銷成淨金一兩

有銀廠三每歲額課紋銀八百兩

有銅廠凡廠上取空銅礮者一等人買礮煉銅者一等人販銅及遠者又一等人開爐煉銅者名爐戶藩司頒發循環簿登數

凡買礮煉銅不拘何處人但先向官領銅價然後至廠上買礮煉銅礮十擔必須入鐵礮二擔

每擔錢二百文

同傾不然不化約用炭八百

觔爐下做塘窖深六七尺圓徑二尺口稍大底稍小礮化銅汁流

滿一窖乃潑以米飲湯

若潑水銅必飛濺

其聲如沸面結一餅伸大鐵鉗

夾而拖起一片再潑再拖層累如其窖焉冷定悉扛入官房三六

九日分之每百觔扣三十觔入官曰帑銅官價給銀六兩一擔

已先

領付民價或至八九兩

又扣十觔分作數項官得一項名養廉銅書辦人等

亦各有分項官收銅照官價給以銀也

此乾隆開事

行店欺詐

乾隆五十年時先君雨亭公進京至清江浦起旱預知姜家行公
正擬投之僱車將至有來接客者問之曰姜家行也舟抵岸彼卽
招夥伴起行李入其行則非姜家也車價大貴往詢姜則相差甚
遠主僕兩人難與行衆較量只得含忍喫虧 後往雲南在鎮遠

府起旱落行僱夫馬二十八站至雲南省城

夫每名銀五兩馬每匹銀九兩先給

腳價十之四其餘論定分五包至中途以次給發將銀與行夥當

面平準

紋銀申五色

分封鈴以該行圖書不料行夥預以低銀如式包

成五包潛帶在身乘機調換後在途給發衆夫喧嚷共知是該行之弊而數千里窮途與誰理論只得增酒資貼補風塵勞瘁旦夕饒舌真可憾也

每會試期舉子王家營起旱車價必大昂嘉慶十年汪公志伊撫蘇崇文愛士衆舉子入謁乞論該處行家以倣橫索公謂行文札飭一紙書耳但慮衆車因此或竟相率遠避悞及各位功名轉咎在官者之不善處事也諸君子亦將臨民凡事慎毋輕易

戒石

戒石之制起自宋代各州縣並於大堂二門之內正中建此石上刊爾俸爾祿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十六字以垂訓戒昭文縣雍正四年新分設石未用甬道建木坊書於其上常熟縣因出入阻礙於道光六年去之亦建木坊以代

女兒酒

紹興之地宜酒地氣然也吾蘇酒非不佳然善飲者終以紹爲上且其酒獨可致遠雖邊徼異域猶以之誇勝也其地人家生女親朋咸以糲致賀本爲作糲用大家禮繁因饋多而釀酒或至數十

寶

寶另製可容百觔

以次應用直至辦嫁之後以其餘輾轉饋贈余曾得

一獲於其地

若他處所得多有以新酒貯原甕者

開而享客咸謂不飲此尙未知紹

酒之佳也沽於市者可同曰語乎

洋酒以玻璃瓶貯每瓶可二觔略同燒酒然味甚甜而非用糖氣甚香而非用藥善飲者咸稱妙絕其來遠矣

團練鄉勇

道光二十二年海疆多盜奉

上諭令沿海居民團練鄉勇

督撫

大憲出示曉諭余不諳武略而

情難自己姑擬條議十章上請於

太守曰

常昭

地處海濱去秋以

來商船民戶屢遭劫奪奉諭團練鄉勇以防不測是亦時勢宜然

但

光

讀書迂腐未悉戎行姑就私見上陳以備選擇切謂烏合不

可以禦敵團練非僅博虛名苟團練而資用無出焉能集衆集衆而紀律不整焉能統領統領而器械不脩焉能教戰教戰而號令不嚴誰肯用命因稽古名將練兵論戰之法古盛世寓兵於農之制議使城鄉殷實各戶按其田數產業量其力分勸各出鄉勇與夫聚集團練操演純熟城池海口之防守自然完固邑居鄉處之士庶自不驚惶無事則旣集之衆可令暫散歸農有警則奉官傳喚一呼雲集可守亦可戰有脩則無患揆度時勢諒亦可行祈早定章程爲未雨綢繆之策光等不敢以庸碌自安衰邁自諉願協力合辦務使海盜無隙可乘云云蒙批團練鄉勇卽古人寓兵於農之意以本地之人籌防本地事宜旣無兵丁征調之繁又無糧

餉轉運之費法至善也候札飭常昭兩縣邀同該職及本地紳商
富戶確辦等諭旋以時勢難合不及舉行姑錄條議於左以表愚
忱四月二十三日

一議團練必須衆擎也古之人觀地中有水之象以田賦出兵今

畧仿其政按城鄉殷實各戶使立社以出鄉勇鄉夫如有田五

六百畝者可令當一社出鄉勇一名

二三百畝者半社出夫一名若小有餘之戶或三五

家當一社亦可積少成多有田千畝者須當一社半出鄉勇鄉夫各一名爲

夫但要勝挑負推挽之任每日每名該社戶出錢一百二十五

文

供給八十文飯食四十五文安家

爲勇要擇有力能習戰鬪者充當不得

以老弱怯懦之人塞責每日每名該社戶出錢二百五十文供

給八十文飯食五十文安家一百二十文積聚爲製辦鎗刀一切之費若有田千五六百畝者可

當二社有田二千畝者可當二社半有田二千以外者可當三社每一義莊酌當數社若開張行店酌其本之厚薄典當亦酌其本之大小可以當社多寡必須得一至公至正明察服衆之董事毋苛濫毋偏私諭衆姓努力輸將實可免闔邑剗奪之害編派妥洽訂日興舉屆期一體團練

一議隊伍必須整肅也編十勇分左右爲兩伍合爲一隊用車二乘夫五人挑載行糧鍋鏊衣被一切使到處可以治食可以歇宿設一隊長管束本隊是非責成隊長十勇各穿號衣掛腰牌夫但掛腰牌車編字號各有一定不使混淆合十隊爲一哨設

社總一名團總一名管束社總主城鄉局務收取各社戶所集錢文爲製辦一切器械及分派糧食事宜團總覓雇知排陣精武藝之人爲之訓練此社總團總二人本哨各社戶公舉當地能事者當之使共領一哨之衆另派兩車十夫爲之護從合五哨爲一營共計一營之衆

社總五團總五隊長五十又公舉老勇五百夫三百車一百十

成能事二人統領爲營總爲之設金鼓旗號以明一營視聽以成軍容另派兩車十夫給營總爲護從聽指揮教操演則夫勇不得亂次戰鬪則使夫勇視聽旗鼓上前不得稍有退避合計常昭兩邑應可團練五營

共計各總統領夫勇約四千人

請官長邑紳閱看允

洽各社又公舉能事者數人隨官紳彈壓護從而成一標之衆

此可守可戰之良法也

一議號令必須嚴明也濟濟有衆所貴齊其心齊其力然後可用古名將練兵制度紛繁刻難盡述就簡便言之但訓以排列隊伍之法爲之指點爲之講解必三令五申又粗刊軍政一篇刷印每隊每哨各給兩張使夫勇中識字者時時閱看與衆講解務要明白然後督之以嚴令使不敢不遵若有狡猾之徒初時樂得供給假作倜儻及知將用出戰遂生畏懼因而逃避者查拿到營解官立正軍法示衆蓋戰鬪之事死生交關強敵在前皆思退避惟督率至嚴使知進取可以立功退回卽犯軍法士卒方肯用命戚少保云務使士卒畏主將之號令更畏於強敵

五 金 策 卷 之 一
則戰無不勝若畏主將之號令不如強敵則必敗無疑矣但念
我若舍死衝鋒而進敵又焉能當我卽所謂一當百也從來大
勝皆如是也

一 議器械必須精良也民間刀鎗久已無備今擬用武不得不製
造以禦外侮若火鎗砲位民間且未諳如何製法必須當官覓
工匠來社辦理每一勇用長鎗一枝短刀一把每一夫脩短刀
一把每一隊脩小砲二位火鎗四枝弓箭四副隊長社總團總
督戰遇急也要幫助打仗亦各脩長鎗短刀若至事平偃武火
鎗砲位交官其餘盡改農具務農

一 議武藝必須純熟也試看江湖之士耍飛刀鑽刀門賣拳弄棍

一切技藝何等精練我鄉勇中若得此等人於交兵時衝鋒賊焉能當團總主教須覓通曉排陣之官兵與精熟鎗刀之武士爲之教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夫勇歷久自然武藝純熟用之戰鬪應必致勝

一議社戶必須齊心也團練一事至要至急在知機者自必樂從而昧義者難與慮始雖舉報夫勇均派供給皆量其力所能爲而鄙吝之人不肯與衆同志者自必有之然一人如此衆必效尤常官須着其隣社秉公查報如果力足辦公故爲梗議則必公同議罰如竟一味抗違豈不思此乃至要至急之務奉公卽所以自全若此舉不成海盜乘虛登岸地匪乘機搶劫各社之

身家安保卽若人之身家亦安保以一人之庸劣悞一邑之事必是心懷叵測衆社戶據實稟明俟官長定奪

一議夫勇必須踴躍也各社戶舉其隣近之人爲夫勇自必諒其可出充當

若其有故及早先自陳明

則不得容他畏葸推諉試思古時三丁

抽一誰能推諉者且給飯食安家原情亦不爲苦況果能致勝論功有賞立功重大官必詳請簡拔英傑之士豈可錯過機會若有病求代須核其眞當報警之時雖其家有事不准替代若無端托故及聽旁人之言淆惑者當官一併查究

一議戰鬪必須有制也每欲進發夫勇聞號啟行隨纛旗所向必須製一擋牌當先以禦賊來鎗箭十勇爲隊車載一大擋牌

樹板

製成式兼載小砲二位先推勇與夫緊緊隨之前二勇手持一
畧如門小攔牌與長鎗後四勇持火鎗又後四勇各執弓箭若要換執
刀鎗可將所持之物暫寄車上遇敵在前聞鼓進戰號令至嚴
鼓急行亦急雖蹈水火亦所不顧并不得回頭望後鎗砲及箭
切忌未近先發不能傷賊一人此兵家之大忌也必至切近聞
號乃發賊必有所傷我之十勇共持長鎗舍死出攔牌之前刺
賊十勇務奮力相助前隊奮力後隊亦務上前相助若前被敵
傷要問後不相助之罪非可落後以佔便宜也上前殺賊隊長
哨長看明是何人之功何人奮勇紀功論賞

議辦理必須秉公也統領之人衆社公舉自必皆能事信實之

人然舉荐既多賢否豈能一律不妨預爲詰誠儆之於先在督陣督戰論賞論罰務要至公不得有所包庇與挾嫌怨若社總經手錢文尤當公正一切應用開銷稍有浮濫卽行議罰若有心欺冒舞弊捏飾當官定擬

一議防守必須周密也本境所防三處爲要其一縣城爲省郡外藩縣城安則省郡安其二福山海口與江北狼山相對峙素有兵守然得鄉勇爲之聲援使官兵無內顧憂則營汛加威其三白茆海口與太倉邊界相聯接尙少兵防若有鄉勇爲之巡視使縣城無外顧憂則表裏並固一標鄉勇分三處防範務使熟習三處地勢明曉三處戰守之法庶不至臨事慌張如幸平安

無事則夫勇亦可暫散歸農毋庸粟儻旦暮報警則冊籍不
改團練統領之人註明冊上一奉官長傳喚卽處處有備城鄉
百姓必不至畏避逃亡以致失所卽鹽梟海盜亦無隙可乘地
匪無賴亦何敢橫行無忌也

右議團練之法十條果能興舉實今時至要至急之務雖各社
戶出錢似乎匪易然亦量其力所能爲一歲十二個月約用一
半聚集團練一半仍聽散歸各業團練旣成上可以衛官長下
卽可以各保身家鄉里得所保護則農業庶可無失各業戶租
籽有著則賦稅必不缺供儻拿地匪盜賊差快協同該處鄉勇
奉行則必不慮有抗違情事社總團總皆身家殷實之人其所

保薦亦不慮有倔强不馴諸弊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總歸以官長爲之主若鄰邑仿照舉行數省海疆一體有備海盜亦何隙可乘此乃今時至要至急未雨綢繆之良策也

燒搶巨案

糧船每船一旗丁

軍籍

掌管各給屯田二三百畝免賦以資運力其

田散處各鄉

名軍田

余張市一帶屯田屬太倉衛歲收佃租畝不過

錢七八百至一千一二百佃力易償陸市小吳市等處屬蘇州衛租有增無減畝至錢一千六七百者猶與當地佃租相埒其有至二千三四百則高鄉沙土種棉息薄不能堪此而負欠矣有佃王長明王長元家小裕上年奉縣枷追自春至八月始得釋抑鬱深

矣至二十二年間有恩蠲衆方冀寬減乃向年索租必至十月是歲先請縣示要追陳欠佃忿益增十月二十二日旗丁到鄉以租已過半矣而不許錙銖拖欠王佃逞忿一呼竟羣起四應燒旗丁收租一船打毀二船次日又燒九船要搶巡司所枷承催不力之地方元郎王長妻兄而彼不願逃枷衆乃拉當地善作中保之閔元元爲首共至牛角尖某家商進止違拂而出又至老吳市鬧巡司衙大堂至二堂時衆祇五十八人也二十五日附近不安本分者從而和之人遂衆所過逼大戶入夥同行先打牛角尖程景堂家及相近龔家共至碧溪市有徐耕陽者懼爲衆兇擁迫避入徐二蠻家衆遂推二蠻爲首打王裕齋家及其堂兄弟王士楨等家燒搶甚毒

是年夏海疆多搶案裕齋報搶名連二蠻是日二蠻登其門又至洋洋得意猶自明無涉打搶已士楨父子到二蠻家陪禮
陞市打地方張惠新家一切什物連屋架盡拆而焚於野片瓦無存又打顧載錫家什物燒盡屋係典居未拆出市又燒軍租催頭兩家倡言要打各大戶收兇租者著還各佃租錢搖惑衆心次日雨停頓一日二十六日又羣至小吳市先打王懋園家毀門面其餘未壞打陳雲溪家但毀店面出市東一里打朱莘農家什物裝修燒搶無餘又至薛玉堂家適玉堂外出珠翠衣飾古玩書籍字畫倍蓰他家燒搶淨盡玉堂弟某聯屋居住亦遭燒搶較玉堂家約燬及一半又打徐六涇港口陳茂堂家茂堂有勇力集人防守奈衆寡不敵細軟先已寄去裝修什物亦被焚燬時衆兇滋事有

旋風時或先之衆兇始則挾所忿繼則自危而不能自已且因搶而動所欲貿然蠢動幾身不自主似實有鬼神播弄以成其禍者二十七日打彭家橋某家陳茂堂姻家閔元元手攜紙摺照開數以次焚搶本欲至張市打歸家倉房忽聞梅里地方季芳捐縣牌曉諭衆兇迎拒季芳亦受傷又至白蕩橋打吳家先生橋打梅家爲其地防守之衆趕散報搶者連日聚訟縣堂二十八日衆兇至長浜打錢禹金家是日縣侯藍率兵差由梅李塘下陳茂堂季芳集鄉勇迎護且遣心腹人雜衆兇中僞與爲黨使爲內應官至梅里上岸間人聲鼎沸欲勿進衆請乘便轎詣塔前衆兇蜂擁至茂堂季芳率衆闕內應突起乃擒王長明兩子與王阿南等二十二人餘

衆駭散時已暮官宿梅里二十九日官從彭家橋一帶徧勘各報

搶家悞聞白馬菴爲衆兇聚集之所親至白馬菴拿大經和尚

衆

皆白馬菴附近人而菴僧並未與聞

後訊明得釋時遠近騷動前一日余入城請官

示諭令起鄉勇接應余迅回承辦是日天未明卽率鄉勇西上至

老吳市日方透土知昨日已拿獲多人今早衆兇尙四路團聚擬

要挾以索被拿之人余急率衆前往在市及唐家油車防守鄉勇

並隨而行經小吳市歷見各家被燒被搶情形知衆兇聚者又皆

逃散前至牛角尖沿途鄉勇以次加增衆方餒幸陳景堂家備糗

點給發衆情鼓舞而前沿途有識前日助搶者余令擒之又知有

避匿茅屋中者一併扭出官在白馬菴遙見東路人衆懷疑卽知

是鄉勇來助隨從之威愈壯余謁見縣侯將路獲人犯面交卽奉
諭遣夫押至梅李公館收管解城官勘畢各遣搶家而回白馬菴
派夫看守不免擾累衆兇之家王長明兩媳忿極力尋長明回自
經於門前杏樹閔元元徧商自全無策投河死後定案於二十三
年正月二十七日徐二蠻斬決於蘇州十月初四日王關王絞決
於縣城餘犯減等治罪推原其故皆軍租之取盈所致也

神火

莘塔平望鬼燐已記於前然祇一夜事乃道光二十三年十二月
二十七夜忽起燐火我邑蘇家尖遠近北至梅李塘南至白茆塘五渠東湖濱
一帶近則徐家浜龐家浜七星橋遠則相城陸巷等處夜見燐火起一點至於千百點燐

獎往來居民驚擾若上前追捕則又全無踪跡乞丐小竊或乘之偷盜元旦而後邑尊李帶兵役巡行清水港梅李等處民情賴以鎮定徐家浜獲解妖婦後提府審訊無實釋放而燐火夜夜如故初十後漸少直至二月乃絕 因此事相與詢度知嘉慶二十年正月初八夜吳江縣太湖濱直至湖州大全鎮一百四十里燐火無數且有聲略同海市 塘棲東岸市肆人居後有空地水南廟旁有明尚書卓明卿著有類書卓氏藻林者墳燐火夜恆有之 海上人云海灘廣闊每至歲底恆有此火特不如是多耳

曠園雜志康熙三十四年除夕前四日至元旦後十日越郡四郊驟見火光徧野人民驚駭撲勦無踪正與今相類

附錄談薈所記神燈

大理府白雲峯下有放光谷四圍皆有佛光 犍眉山放光
南嶽衡山金蘭峯下有聖燈 眉州彭山縣岷嶺山有天柱峯
夜見五色神燈 四川蓬州有山燈土人呼爲聖燈 華山至
貞館時見聖燈 白羊峯時有神燈 雅州瓦屋山頂夜有神
燈 太行山洞天東西夜有天燈 廣德金牛嶺洞外有神燈
妖人來擾

搬運之術已記於前至若聯結多人燒化符籙來擾鄉里則未也
三年前聞有江湖男婦數十人假逃荒名來游各鄉鎮婦女當前
直入人家內室攫零殘食物及茗盃餘瀝入口雖銀錢箱櫃封鎖

並能攝取伊等夜來聚居寺廟空屋覘其賭博甚豪大酒肥肉以爲食豈因荒流徙之民哉上年癸卯又聞嘉湖兩屬亦受此擾南潯爲巨鎮店口居民遭攝取者已多有舖戶某不信力爲辨誣然人言籍籍姑回自檢則帳臺十六番無有矣

今二十四年五月初六日忽又有如前男婦近百人在老徐市

西十里夜宿智林寺初七日至老吳市亦宿廟中尙不聞有他初八

日辰來張市旋及典當以至余家男婦雜遝一湧而入急攔之出

昨吳市典當給錢二千各店又拼旋皆東去夜宿六河鎮次日喧

淡六千今張市典當給一千六百傳所過各處被攝去洋錢等物其在老吳市諸生吳吟香假館在

家七番被攝其至徐市西三里小居浜黃家適男丁咸出內眷懼

其恃衆給錢四千八百去而屨中現收佃租洋錢百二十圓全失

矣其至張市東北三里老閘顧家櫃貯錢十餘千內八千被攝張

市北二里王家

向稱後宅基

衆皆在田門未啓從窗牖被窺見房內箱

籠內有布疋銀簪燭洋錢攝去約值十千是夕至六河欲宿神廟

道士不容次早來廟於神前祝告點香燭焚符籙若設誓然去而

櫃內窺窳有聲啓視所貯洋錢三百九十八圓

是鄰姓新還

全被攝矣

急集衆追之彼已料及十里至橫涇不少留去經沙頭鎮見當地

衆情不善亦徑去不可追矣其行李鍋擔五十餘挑率先行三五

里似慮人搜檢者挑夫遠地僱來云每日人給錢七十供素飯其

婦女足亦纖小情人背負以行各持一傘或云傘柄中藏利刃每

一 聖諭
夜歇宿或廟或空屋必燒黃紙即所經各意書符籙在上次日起
行亦然視煙頭所向以小利鈍

拐騙孩童

道光二十六年夏秋傳言妖人咒食物毒害小兒聞蘇城養育巷
五六蒙童受其害有至彼細訪則移言盤門至盤門則又移言齊
門難徵確實邸抄御史謝榮棣奏浙省匪徒肆行毒害小兒民心
惶惑飭查覆奏五月間蕭山縣地方韓瞿二姓幼孩同時猝斃並
非中毒不願檢驗似所傳皆訛然通政程庭桂又奏京城內外近
多拐誘幼孩施用迷藥孩童類皆目瞤口噤形神恍惚現獲拐匪
請從嚴究辦則非訛言矣

金價

珠玉金銀禹時有貢其寶貴由來久矣然不鬻於市知古時日中交易祇布帛菽粟牲禽魚鹽與一切器用耳自後有刀布錢文通用凡物自必視以定價歷秦漢以迄唐宋究未以金銀主物價也及明初則漸以白銀通用矣洪武八年造大明寶鈔每鈔一貫易銀一兩四貫易黃金一兩十八年後黃金一兩當銀五兩永樂十一年黃金一兩當銀七兩五錢萬歷中黃金亦不過以銀七八換崇禎中已至十換

本朝初金價亦祇以銀十換至乾隆時日漸加貴余於五十五年至滇省時黃金一兩換白銀十五兩數年無甚更改時江南亦略

相等又聞西洋各國時黃金一兩換白銀十六兩嘉慶初其價有時上下今白銀日益貴金價隨之約亦十六換

洋銀二十二圓兌一兩

明代以前金價雖無考而宋欽宗括民間金銀饋女真得黃金三十萬兩白銀六百萬兩旋又嚴爲搜括再得黃金七萬兩白銀一百四十萬兩皆二十倍之差也金價或亦若是

銀錢貴賤

明洪武時行大明寶鈔鈔一貫十串折銅錢一千至英宗正統十三年夏五月禁用銅錢民間交易用錢者以阻鈔論

說鈴談往明京師紋銀一兩買錢六百崇正年買至二千幾百因嚴私鑄設石臼杵之民閒以遵制報命實則愈趨愈下也

又馴菴瑣語崇禎時京錢一文重一錢六七分外省錢一文重一錢末年京錢百文值銀五分外省錢百文值銀四分

本朝順治四五年崇禎錢百文只值銀一分每錢重一觔值銀二

分五釐余鄉業戶有舊時租簿順治四年麥收歉薄租價麥一石

折大錢

新鑄順治青錢

一千六百文至二千若小錢

即崇禎等錢

十六千文至

二十千相去竟至十倍次年尙差至四倍後其差漸減

常昭合志銀錢貴賤均未攷實所載不足爲據自余所知乾隆四

十年以前我邑錢與銀並用銀通用圓絲

紋銀論申五色

銀一兩兌錢七

百文數十年無所變更故我邑至今銀錢之價已大更而俗語尙

以七十文錢稱一錢銀子

七文錢稱一分

七百文錢稱一兩銀子七千

十兩七十千稱百兩循其舊也乾隆四十年後銀價少昂五十年後銀一兩兌錢九百嘉慶二年銀價忽昂兌至一千三百後仍有長落近十年來銀價大昂紋銀一兩至一千六百且至二千矣

邊方錢弊

乾隆五十五年滇南省城銀一兩兌錢一千五百文至五十九年兌至三千三百錢式大小一律惟有略薄或間有沙眼此錢局之弊非私鑄也制府福公到省首嚴錢法詳示通省設局收繳違制錢文有某店繳未淨盡搜得僅數十文藩臺親審其人立斃杖下一時錢價復舊 邊省皆旱路商販來往攜銀爲便省內大錢通用不過附近鄉里各府有準設局鼓鑄者錢式照省城其通用亦

不過府城附近所屬寫遠多沿舊習雖素有禁令而未能絕也嚴令之下以此

東川府設鑄錢局時銀一兩兌大錢三千二百文府城距省六站沿途純用小錢銀一兩兌錢五千餘文皆私鑄也

昭通府過東川又五站沿途亦皆小錢府城所用大錢從東川解

來銀一兩兌二千四百

時當地物價準此錢者米一斗較我邑二

清湖一勛一百六十鹽用川

永善縣過府城又三站所用之錢竟

同騰眼銀一兩兌至十千副官村一巨鎮也去永善又七站分防

縣丞所駐錢式中等銀一兩兌四千

五載

其餘如鎮雄州大關廳

同知鹽井渡

亦一鎮也屬大關巡司駐焉

錢法略同副官

川地由副官村金沙江順流東下二站敘州府與錦江

成都來

合流

爲川江下至瀘州至重慶至夔州錢與副官不大異水路便攜運

也銀一兩兌二千四百至三千二百不等再下至湖北宜昌

府

在平原已出山三十里

荊州府時其地純用順治康熙青銅錢銀一兩兌

八百餘文雍正乾隆錢絕少

貴州一省自鎮遠府起早西行二十八站至雲南省城亦有私鑄

小錢應用而過往行旅雖分釐必用銀若自鎮遠府水路麻陽船

順溪流東下經辰州府沅州府以至常德府

亦在平原出山三十里順流五日上水十

站

入錢亦中等稍有更變均非官板其時如此

由武昌東至鎮江南至江西浙江北至清江浦用錢俱是官板

洋錢

康熙二十四年臺匪既平海疆無禁

康熙十二年嚴海禁各海口片帆不許下洋

外洋

各國來閩廣通商其時祇知用銀乾隆初始聞有洋錢通用至四十年後洋錢用至蘇杭其時我邑廣用錢票兼用元絲銀後銀價稍昂乃漸用洋錢中有馬劍者重九錢四分兌錢九百餘文雙柱佛頭並重七錢三分兌錢七百餘文五十年後但用佛頭一種後以攜帶便易故相率通用價亦漸增蘇城一切貨物漸以洋錢定價矣嘉慶二年佛頭洋錢一圓兌錢忽至一千一百旋價仍落道光二年有御史奏洋錢乃外邦之物何以用到中國則七錢三分之銀兌至制錢九百餘文核計銀價其貴太甚

時洋錢一圓重七錢三分抵紋銀八

錢五
六分

豈非外夷卽以中國之銀鑄成洋錢用入中國彼則安享其

利中國則隱受其病於是洋錢之價頓減蘇常市肆幾至不用七

月江浙兩省撫院會示曉諭令洋錢不得傾銷但準七錢三分銀

價通用人情始定不久仍復舊價

九百餘文

十二年價出一千二十年

紋銀一兩兌錢一千五六百洋錢一圓亦至一千一二百近年銀

價大昂洋錢隨之然前洋錢七錢三分抵紋銀八錢三四分者以

漸而降今只抵紋銀七錢一二分紋銀一兩兌錢二千洋錢一圓

兌錢一千四百四十

常昭南門外河下爲米馬頭洋錢定價以九四申用名河洋價實起於道光初年

漢時西域屬賓國

卽今回疆葉爾羌

以金銀爲錢文爲騎馬幕爲人面唐

宋時拂菻國亦鑄金銀爲錢然非今之洋錢也今閩廣外洋諸國

最西者大西洋

計水程七萬餘里

峽以內小西洋

計水程三萬餘里

若商販所正

及者爲亞齊爲彭亨爲柔佛噶喇吧東埔塞以及南洋之呂宋蘇

祿凡來中國貿易者並用洋錢其四工反衣形較小而厚者曰小

吉其餘不一等荷蘭者爲大頭則較次三花七星者則又次噶

喇者爲鬼頭已不用佛頭而外有雙柱馬劍今俱不至

中國所見僅如是若

外邦洋錢花

式正甚多也若廣東造者曰廣板形大而聲響福建造者曰建板

旁有字腳作鉤蘇州造者形同小吉而聲尖其弊則有夾銅灌鉛

等事外邦用入中國者回洋一次打一藍印過關口打細花大花

今中國沿海江浙閩廣等處洋錢盛行若長江溯流而西至蕪湖

卽不用北上過黃河亦然

米價

康熙四十六年時米升錢七因千里大旱價頓增至二十四五次
年大水四十八年又大水升米不過十六七其時制錢青銅質甚
佳所鼓鑄尙未普遍故錢可貴而物價廉也自雍正至乾隆初米
升錢十四五二十年千里蟲荒米升至三十五六餓殍徧地後連
年豐稔米價復舊石不出千後價漸增五十年大旱米升錢十六
七者頓至五十六七民難堪矣猶幸紗布有息自後升米以錢二十爲常
嘉慶初米價已漸增十三年春升米三十五六夏秋至六十次年
升米尙四十八十九年大旱升米至五十四其閒常價亦必四十
道光三年大水升米不過錢四十二是官長調度得宜也後二十

年來升米以錢三十二三爲常惟十四年因歲頻歉升米至五十二近五年來升米僅二十二三爲罕觀也

麥價

小麥五六十年来石以錢二千爲常價惟嘉慶四年春鄉城麥盡人家有斗石存者價至四千餘十年春石至三千五百十一年四月又盡石價又至四千十九年大旱三千五百道光十二年亦三千五百十三年冬石至四千二百自後皆以二千二三爲常價糴麥貴賤隨米價大歉之年較米價八折大豐之歲六七折向如是也近三四年石價一千五六較米價僅五六折矣

棉花價

自國初以至雍正棉花一擔

十六兩秤

錢二千上下爲常價乾隆間價

漸增擔亦不出三千四十六年五月擔僅二千三四百六月十七日風潮後價長以倍越一歲竟至六千自此而後常價終在四千五十九年雨荒冬春價至十一千嘉慶九年水荒次年價至九千後復舊十九年大旱二十年價至六千二十二年價至八千四百道光元年以連歲豐收價降至三千二百三年水荒次年春價至十一千後數歲以四千四百爲常十三年冬又至十千十五年冬八千四百後復舊二十年後連歲價至八九千自二十四年而後價一落再落近又以五千爲常價矣 棉子爲油不足計菜油擔以六千爲常惟道光十二年價至十二千從來未有

貨殖貴賤

貴之微賤賤之微貴貨財生殖自古如斯乾隆二十年自夏及秋多雨少晴棉花已荒而稻苗極盛至八月中薄暮隴頭有蟲小細於蚊羣飛嗡嗡不三日田禾大變竟至稞粒無收時祖姑丈錢公蓋知黃州府其地爲全楚米糧聚集之所一時屯積充牣苦無售處不解江南商販何希我邑竟無一人至彼者時其地石米僅四五百文先伯天倬擬往探以商懋遷先祖立齋公恍以長江之險而止及八月倏得江南荒信凡有米者概閉糴矣

乾隆六十年九月余隨先君自滇由川江回道經重慶其地爲全川百貨雲集之所時其地白蠟價廉

紋銀二十兩一擔

行家說合至再先

君以拙於商販辭之後十二月抵蘇經白蠟行店姑詢時值店主急問曰貨其至乎望正切也元絲銀一百零八兩一擔若端木氏當此利三倍矣

田價

常昭兩邑低區宜稻高區宜棉地勢然也若西高鄉烏山土盛水耐久不若沙土易涸故亦宜稻前明中葉田價甚昂畝至五十餘兩以至百兩論肥瘠兼論地道迥不同也至崇正末年穀屢荒盜賊四起又加以三餉並徵民間咸以無田爲幸畝祇值一二兩若田又較劣則送人亦無肯受者

本朝順治初良田畝不過二三兩康熙閒至四五兩雍正年併徵

積欠田價又落如順治時至乾隆初田價漸長高鄉四五兩繼而低鄉七八兩益昂至嘉慶二十年後歲收屢豐高鄉田畝至十千低鄉且至二十餘千州塘斜橋一帶且至三四十千

各州縣田地蕩額

乾隆二十七年本三江水利全書

長洲縣 六十一萬一千四百四十三畝六分

元和縣 五十六萬六千七百六十七畝七分

吳縣 四十五萬四千一百七十畝四分

吳江縣 六十四萬四千二百二十八畝

震澤縣 六十八萬三千六百五十畝二分

常熟縣 九十一萬四千畝九分

昭文縣

七十六萬二千六百三十六畝二分

崑山縣

五十八萬一千九百八畝三分

新陽縣

五十七萬一千七百六十八畝

婁縣

三十三萬二百六畝七分

上海縣

七十五萬四千三百五十三畝七分

青浦縣

七十一萬一百七十九畝二分

太倉州

四十三萬九百十二畝八分

鎮洋縣

四十二萬三千九百五畝五分

嘉定縣

六十四萬五千一百五十四畝九分

寶山縣

五十七萬八千三百十八畝四分

崇明縣 一百七十六萬七千一百八十七畝三分

古今戶口

古今戶口登耗不同大抵易代之初常耗承平日久則登

禹分九州

戶一千三百五十五萬口三千九百二十二萬

周公相成王

戶一千三百七十一萬口四千九百二十三萬

春秋時

戶

口一千一百八十四萬

漢平帝

戶一千二百二十三萬口五千九百五十三萬

東漢光武

戶四百二十七萬

口二千一百萬

桓帝

戶一千六百七十萬

口五千六萬

三國統計

戶一百四十七萬

口七百六十七萬

晉武平吳

戶二百四十五萬

口一千六百一十六萬

隋煬帝

戶八百九十萬

口四千六百一萬

唐高祖

戶三百八十萬

口

元宗

戶八百九十一萬

口五千二百九十一萬

代宗

戶一百三十萬

口

宋太祖

戶三百九萬

口

眞宗

戶七百四十一萬

口一千六百二十八萬

神宗

戶一千七百二十一萬口二千四百九十六萬

徽宗

戶二千八十八萬

口四千六百七十三萬

元世祖混一

戶一千三百一十九萬口五千八百八十三萬

順帝末 戶

口五千九百八十四萬

明太祖^{二十六}年

戶一千六百五萬

口六千五十四萬

孝宗

戶九百十一萬

口五千三百二十八萬

世宗

戶九百三十五萬

口五千八百五十五萬

神宗

戶一千六十二萬

口六千六十九萬

國朝一統昇平

順治九年

戶一千四百四十八萬

康熙二十一年 戶一千九百四十三萬

三十年

戶二千三十六萬

四十一年 戶二千四十一萬

五十三年戶二千四百六十二萬

乾隆十八年戶三千七百八十四萬口一萬四百五萬

乾隆六十年戶部稽查天下戶口較康熙六十年已增數倍至今
又歷五十餘年

聖天子休養生息民生殷庶超越千古擴熙熙荷湛恩而歌樂
利我百姓何幸而得生長太平之世快覩萬年有道之盛哉